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滿漢門 第四回 鬧公堂相爺坐獄 南牢內兄弟相逢

勸君修德最為高，德猶如毛形容妙。  
擇善誠身入之道，篤行千里贊其妙。  
渾然大理無虛假，從容中道天之道。

話表良鄉縣知縣郭得平聞聽差役回話：「大堂上有兩個女子喊冤，將振堂鼓並公案摔砸一空。」不由心中發怔，立刻換上官服，吩咐三班衙役伺候，打點升堂。閃暖閣郭知縣離後宅，來至大堂。升了公座，一聲吩咐：「快帶兩個女子堂上回話。」差役答應，將姐妹二人帶至公堂前。金姐、鳳英立而不跪，眼望知縣說道：「郭得平，你家官姑現有天大的冤枉，快與你家官姑捉拿兇惡霸道，為你家官姑報仇雪恨！」郭知縣問道：「你父官居何品？姓什名誰？家在哪裡？快快講來！」金姐、鳳英見問，回答道：「我們家住山東武定府陽信縣金家營村，我父金好善，皇上恩賜兩榜進士。」郭知縣聞言微微冷笑，將驚堂木一拍，一聲斷喝：「哇！好兩個無知的女子！你父就是兩榜進士，你兩個就敢口稱官姑，大鬧公堂，目無法紀！口口聲聲喊嚷有天大的冤枉，快快的訴上來！」金姐說：「我們姐妹二人在半路認了一位花子乾老，為我姐妹二人寫了一張冤枉呈狀。」郭知縣聞言，吩咐：「將呈狀呈上來。」

金姐聞言不敢怠慢，用手向布衫袖內一摸，呈狀已無，嚇了一跳，心中暗想：「此張呈狀大約在人叢內擠掉。知縣焉能容我？」姐妹二人正然思想，忽聽郭知縣催促呈狀，金姐只得回答：「呈狀適才在衙門口外被人擁擠掉了，容我姐妹二人再去寫一張。」郭知縣聞言心中不悅，有心將兩個女子責打一頓，又不知她乾老是誰？自己將氣沉了一沉，復又開言問道：「你二人的乾老是何人？你倆狀告何人？你二人從實訴來！」金姐、鳳英聞言說道：「我姐妹二人跟隨父母赴北京投親，求取功名。」

來至此地，遇見霸道李彥唐、李紅弟兄二人，將我一家四口誣到他家。將我父殺死，將我母打在水牢。兩個霸道要與我姐妹成親。」郭知縣聽到這裡，心中暗道：「李彥唐、李紅與我有一拜之交，是換帖的弟兄。他表兄夜裡紅在北京又是一家首相，連我也惹不起。也罷，我自有道理。」遂將驚堂木拍得連聲響，一聲斷喝：「哇！你們兩個女子竟敢告鄉紳官宦。你倆的膽子再大一大，就得告朝廷了！」吩咐左右：「將兩個女子拉下去，重打八十個嘴巴！」

衙役答應，方要去拉。劉相爺在堂下聽了個明白，看了個真切，只氣得渾身亂抖，急急走上大堂，用手一指，一聲斷喝：「哇！好一個郭知縣，賊官那賊官！你貪圖李惡霸多少銀錢！這兩個女子現有天大冤枉，你不推情問理，反而皂白不分，曲直不辨，竟要妄打含冤的女子！你辜負朝廷愛民之心！」郭知縣聞言，衝衝大怒，斷喝一聲：「哇！好一個乞討的老花子！竟敢闖堂，多言多語！」吩咐左右：「給我拉下去，重打八十！」

劉相爺大怒，把黃瓷瓦罐照定郭知縣擲了去，正中知縣肩，撒了郭知縣一身秫米水飯。又舉起打狗的棘條，照知縣打去。眾衙役用竹板架隔，把劉相爺拉下大堂，按倒在地。方要用刑拷打，忽見從外面跑進兩匹馬，馬上騎著二人，正是劉相爺的聽差的王良、王義。弟兄二人在堂口下將馬一勒，大聲喝道：「啞！知縣郭得平聽真！現有奉旨欽差劉相爺閱邊，從此經過。急速迎接，打點公館歇馬。如若遲誤，你自己忖量你的處分！」

言罷撥回馬，徜徉而去。郭知縣聞聽此報，哪敢怠慢？急忙吩咐吳學忠：「將這老花子下在南監，等我接大人回來再審。」復又吩咐：「祁半成，你將這兩個女子送到李家寨，交與二位老爺那裡去。」吩咐已畢，回後宅重換衣裳，去迎接大人。

單說吳學忠將大人領到南監，叫聲：「牢頭王忠接差事！」

老爺吩咐：「將這老花子下在監裡。」老爺接大人去了。少時接大人回來，還要提堂復審哩。」言罷徜徉而去。牢頭王忠領入監內。劉相爺進了監，抬頭觀看，只見坐監受罪之人蓬頭垢面，披枷帶鎖，慘不可言。老相爺點了點頭，心中暗想：「這都是自幼不遵父兄教訓，長大違背王法之人。」老相爺適才聽見吳學忠叫管牢的為王忠，就知牢頭姓王。相爺眼望牢頭說道：「王頭，我有話講。常言說得好：『靠山的要燒柴，靠河的要喝水。』

你們這當差的，指著打官司的坐獄的為吃喝。望乞王頭容我寫一封家書，與我兒子捎了去，令我兒子將家中的錢，再求親告友，湊十千八吊的銅錢，好大家分用。王頭你心下如何？」王忠聞言：「咳呀！你是個久打官司的老官司匠呀！容你寫一封家書有何妨礙？不要緊，你寫罷。」

單說金姐、鳳英見公差要將她姐妹二人送到李家寨，口稱：「公差貴姓高名？」回答：「我名祁半成。」金姐口稱：「祁大爺，求你老人家方便方便，那進監的是我乾老，容我見一面，感祁大爺莫大的恩德。到了李家寨，我與祁大爺多美言幾句，多賞你幾兩銀子。你看如何？」祁半成聞言，滿心歡喜，說：「這有何難？」言罷，遂將她姐妹領到南監，向牢頭說明此事。

又說道：「你父女三人在這說話，我到獄外路南茶館喝一杯茶去。你們話說完了，我的茶也就喝完了。」言罷徜徉而去。

金姐、鳳英見祁半成出監去了，姐妹二人一同走進囚房，見了相爺，口呼：「乾老，因你女兒，你落得坐監受苦。女兒無恩可報，乾老在上，受女兒一拜罷！」哭哭啼啼拜將下去。

劉相爺慰道：「你姐妹二人不必痛哭，我給你三哥寫一封家書，此事自有辦理。」遂從懷內掏出筆墨紙硯，先將墨研濃，將筆蘸飽。才要舉筆寫信，見牢頭在旁站立，停筆不寫，恐怕牢頭識字，看破機關，便向牢頭說道：「王頭，你替我寫一封家書，好要了錢來，大家使用。」王忠聞言，心中暗想：「他方要舉筆寫信，見我在旁，他怎麼又不會寫了，煩我代寫呢？哦！是了。必然怕我識字。內中必有情節，恐我看破。我可識幾個字，我就說不識字，看他寫些什麼言語？」遂說道：「老花子，我們這當差應役的，哪有識字的人？若識字，可就不當這下役了。」

相爺聞聽他不識字，點了點頭說道：「我手遲眼花，提筆寫信太笨，你既不識字，我只可慢慢的寫罷。」上寫：字示我兒劉墉，為父奉旨欽差閱邊，察辦事宜。在良鄉縣大路上遇見遭難的兩個女子，長名金姐，次名鳳英，係山東人，同父母進京投親，遇見霸道李彥唐、李紅，將好善一家四口誣進李家寨，依仗夜裡紅是他娘舅，害死金好善，要與金姐、鳳英成親。他姐妹逃出李家寨，路遇為父，認為義父。義女他姐妹進京告狀，投在府下，給他姐妹二人報仇雪恨。書不盡言。

牢頭王忠在旁看了個真切，嚇了一跳，原來劉相爺在此坐了獄。我家大老爺去接大人，上哪裡接去？接一個月也接不著。

我有心去給老爺送一個信，又怕後來大人怪罪下來，我吃罪不起。也罷！我知道我裝不知道，我在監中小心仔細，在相爺左右伺候他就是了。只見相爺將信並呈狀寫完，遞與金姐。金姐把鳳英髮際打開，把呈狀挽在丫髻內。這且不表。

單說祁半成在茶鋪喝完了茶，出離撲奔牢獄而來。正遇小豬官劉五。劉五問道：「祁半成你往哪裡去？」祁半成說：「我要上李家寨辦公事去。」小豬官說：「你煩人替你去罷。」祁半成說：「這是什麼話？」小豬官說：「我是找你來了。你父得了一個急病，又吐又瀉，不大的工夫就亡故了。」祁半成聞言嚇了一跳，心中暗想：「這事多寸！我當了半世差事，也未有今日差事好，偏偏他老人家急病故去。常言說得好：養兒防老。」

我只得先回家，發送他老人家去。這張公文交給何人是好？」

正在兩難之際，猛抬頭見從東邊來了一人，頭戴簷帽，身穿青褐衫，腰繫皮挺大帶，足蹬水襪雲鞋，往前而來。認得是班頭劉同成，心中歡喜，一聲高叫：「劉班頭這裡來！」

劉同成聞叫，來到近前問道：「有何事喚我？」祁半成說：「我奉大老爺之命將兩個女子送到李家寨，交與二位李老爺。」

二位李老爺必賞幾十兩銀子。現由你送去，賞銀咱二人平分。

現在二女子在監中，同老花子說話了。」李同成說：「你為何不去？」祁半成說：「這不是家中來信，我父病故，我奔喪無暇工夫，故煩二哥代勞。」劉同成聞言，點了點頭，接過公文，轉身來至監中。只見兩個女子正同老花子說話。劉同成仔細一看這老花子，不由一怔，心中暗想：「這老花子好像我的大哥，怎麼這樣打扮，坐監受罪呢？」心中納悶：「哦，是了。準是前來私訪，這是有的。」遂向牢頭說道：「王頭，這老花子是我的鄉親，我有心將他領至班房盤問盤問。若是他跑了，這場官司我替他打。未知王頭意下如何？」王忠說：「這老花子我一見就有緣，這官司你我皆可擔待起來。請便罷！」立刻，劉同成領著老花子出監。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